

清麓文集



92609

清麓文集卷第十目次

凡七十五首

書答五

上馮展雲中丞書

壬午

復馮展雲中丞書

又

又

復劉邑侯乙觀書

與焦雨田邑侯書

與武敬亭書

與馬養之書

清麓文集

目次十

謝遣書院諸生書

與王遜卿書

答梁魏卿書

答王竹舫書

答王遜卿書

答阿立亭書

答張肯堂書

與馬養之書

答武敬亭書

答前邑侯焦雨田書

癸未



與前邑侯焦雨田書

與梁巍卿書

答王遜卿書

與邠李兩君書

與王反之書

答邠成兩君書

與前邑侯趙孚民書

答柴聚五書

答王遜卿書

與前邑侯焦雨田書

清麓文集

目錄十

答汪雲衢明府書

答張愚生書

與柏子俊書

答劉乙觀邑侯書

答楊信甫書

答王遜卿書

答張愚生書

甲申

答張公和書

答王竹舫書

答張舒錦書

三

傳經堂藏書

答王遜卿書

答任伯珍書

與劉東初書

與黃小魯觀察書 乙酉

答袁敬孫司馬書

答扈仲榮書

柬楊溫如書

答黃小魯觀督書 丙戌

答王遜卿書

答黃小魯觀督書 丁亥

清麓文集 目次十

與黃小魯觀督書

答黃小魯觀督書

又

又

與馬養之書

答張愚生書

又

又

答謝季誠書

與前邑侯焦雨田書

答韓惺臣書

與郭治堂書

答劉子登監院書

答柏子俊書

答王遜卿書

又

又

答張公和明府書

答王遜卿書

與王遜卿書

清麓文集

目次十

又

答王遜卿書

與王遜卿書

答張翊文司馬書

答任伯珍書

答李菊圃方伯書

答黃小魯觀簪書

清麓文集卷第十目次終

四

傳經堂藏書

清麓文集卷第十

自壬午至丁亥

三原賀瑞麟角生著

同劉嗣曾孝堂校刊

書答五

上馮展雲中丞書

壬午

春初晉謁仰見德容清粹和氣謙沖涵養之深識論之正非潛心程朱之書既久且至未易有此退而感歎曷勝欽佩區區淺陋輒呈六說將以精求教正不敢自私匿於大君子之前方懼冒瀆獲咎而午節復蒙重辱厚賜且以布帛菽粟過加崇獎下情銘切滋媿益深方今學術混淆士習猥陋雖以國朝升祔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一

清麓文集卷第十

朱子廟庭爲定一宗而後猶不免紛歧人心世道之敝日趨愈下於此而欲道德之同風俗之一憂憂乎其難之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爲今之計正如清獻陸公所云惟有力尊考亭而已然移易之權操之自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賢德重望如大人者欲造就一時之人才雖在功令之中而必告以聖學門庭古人修己治人之實作將來種子擴其眼界而開其心胸若區區舉業伎倆徒救末流或終至於潰爛腸胃而後已嘗謂士之爲學者首在立志靳裁之所謂志於道德者功名不

足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無所不至今之務舉業者果何志乎不以富貴功名累其心者何人乎人性本善懿德是好豈無豪傑不終錮蔽患無人焉倡之則局於耳目聞見而不克卓然有見於世爲可歎耳省垣橫渠張祠書院之設以鄉先賢教其鄉之人感發尤易數百年間三秦名宦尙不乏人而獨畱此闕典俟大人爲之所以振學校示趨向誠曠舉也或以應運而作又有眞儒鉅士爲大人出蓋橫渠之道實與周程朱子一脈非橫渠之道卽非周程朱子之道而朱子在南康復白鹿

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二

國朝經學堂藏書

洞書院在潭州更建嶽麓書院漳州之政特延郡士八人處之學中時至郡齋請業問難又擇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而八人之內陳北溪涪卒傳朱子之道至其立濂溪祠五賢堂忠節廟無不以承流宣化彰善闡幽爲事此卽天地之心生民之道大賢爲政眞可爲後世法程也茲者聞 國史館有纂辦儒林各列傳之奏奉 旨通飭直省訪查至今似未聞有舉報者此誠大典未可率濫然年久易湮或其子孫無人著述失存雖姓名傳播尙在人間而苦無實據或尙有存書而未經鏤版傳寫爲難或

官紳未暇畱心視爲不急之務閒恐吏胥索費不免延誤據麟所知敢就各項開列一二見別紙或從大人札飭各縣指名限期邑宰查訪必得現有刊行著作或未刻者設方分鈔並各事跡冊均呈憲核然後直送史館或寔學純德不至終湮卽無明文當亦使節所宜諏詢謀度者也是否有當伏祈鈞鑒

儒林

朝邑王建常

所著已刻者有小學句讀記大學直解春秋要義書經要義太極圖齋日記詩文集未刻餘有復

澄城張秉直

所著已刻者有四書集疏附正論語緒言開知錄治平大略徵信錄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三 傳經堂藏書

武功孫景烈

讀書存疑文集餘有四書集疏所著已刻者有四書講義滋樹堂文評注康對山武功縣志賦致訓

朝邑楊樹椿

管見慎言錄未刻詩經所著有損齋文鈔讀經隨筆西野楊氏壬申譜已梓

文苑

華陰王宏撰

所著已刻者有周易圖說述筮述兩種山志砥齋文集北行日札

三原劉紹攸

通論兩種書考辨皇極經世發明

餘堂詩集四書疑道錄

洋縣岳震川

所著已刻者有賜葛

安康董詔

所著已刻者有正誼堂文集等書

邵陽康乃心

所著已刻者有毛詩箋 莘野集 韓城志 平遙志 太乙子三千里詩

康无疾

乃心子所著有 復齋文稿五卷

循吏

臨潼王巡泰

所著有四書劄記 解梁講義 格致內編 齊家四則 仕學要言 丁祭致略 河東鹽政志 業縣志 零川日記 詩文集 從政遺編

邵陽張松

孝友

事關 國典採訪尙 未有人不敢濫及

以上諸人著述如果諸縣無有此間尙存數種

答馮展雲中丞書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四傳經堂藏書

前月五日恭讀賜書辱蒙過獎感愧何似尊書所云學問之道至廣至大其要則歸於篤實莊敬日強輝光日新皆非可課虛而求朱子之學讀書窮理居敬持志循循然莫不皆有規矩大抵根柢六經參稽百氏必欲得義理之至是而行之其於孔子所謂好古敏求孟子所謂博學詳說者實相表裏此真篤實正大之論卽朱子教人之法亦不外此佩切之至敬銘座右以當書紳至舉業云云則科舉取士功令所在未可輕議然上以實求下不以實應其弊已久此其咎雖不在舉業但舉業外更不知所謂聖賢之學是

以末流愈不可問蓋聖賢之學必責之身心倫物之
閒科舉之業未免乎聲名利祿之見夫子所以嚴爲
己爲人之分孟子所以辨天爵人爵之殊誠謹之也
二程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業朱
子早登進士門人問若報罷時如何朱子曰某是時
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又嘗謂呂
東萊科舉之教正佛氏所謂先以欲句牽後令人佛
智者毋乃枉尋直尺之甚又云義理人心之所同講
求卻易爲力舉業是分外事倒似難做故程朱生平
初不以舉業教人許白雲不答科舉之學曰此義利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經堂藏書

之所由分也辭文清公曰以聖賢爲己之學教人人
猶有爲人者況以科舉爲人之學教人乎人之才質
有高下之不同英俊豪邁之士固不爲舉業所囿而
亦或能爲聖賢之學然中才者多一被舉業驅誘遂
沉溺而不返往往不知人閒尙有當讀之書當爲之
事如文黃諸人氣節偉然亦是氣質之美非盡由於
舉業湯陸二公尤爲傑出雖其始進亦由舉業而所
以卒成湯陸者豈非沉潛於聖賢之學者深乎風氣
移人最所不免獨賢者能不受移於風氣而又有以
轉移乎風氣士之講學亦不能有外於四書聰明才

力又所皆有以其聰明才力究四書之理反之於身與徒發之於文其得失必有異焉以聖學言之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而講學正所以求德以舉業言之有言而無德者常多有言而更能有德者常少況今之舉業亦多無所謂言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此其先後緩急輕重本末之間恐亦不能無辨如陳北溪謂聖賢之學固無妨於科舉之學是恐人溺於舉業而誘之以聖賢之學猶之可也如先儒謂舉業卽是德業其意亦謂舉業言仁義言節廉而見之於行卽謂之德業然措詞太快反似

一於舉業而德業卽在其中無復求德業之實此其爲說抑揚實主又有不相同者今之舉業中斷不敢謂必無湯陸其人然如湯陸者始可謂舉業無妨耳若程伊川胡敬齋皆終身不爲舉業是或又是一道也今大人躬湯陸之任明湯陸之學合舉業聖學爲一致卽以湯陸望今之舉業之士隨事救正亦可謂愛人無己者矣麟之前書誠覺過慮然量狹識粗又不敢自掩其愚輒復妄論如此以貢其誠於大君子之前益將求大教爲指南曷勝惶悚橫渠祠成主講一事雖不敢任而與豪傑有志之士共相切磋斯道

則素願也自今春見大人後亦甚欲趨侍光儀親承
渠誨然再三思之斷當量而後入在大人好善忘勢
致敬盡禮亦自本其中心之誠而特加之草野無學
之人則旁觀疑詫殊甚將上累大人知人之明以胡
敬齋李二曲之道高德尊當時上司延請講學卒以
齟齬不久而歸卽省中上下及士子均能以大人之
心爲心而麟之薄劣實招人忌其見謗毀勢所不免
果當此時欲畱不可欲去則辜盛意情勢顛沛麟又
何以自安況麟蒲柳早衰近來眩暈之疾稍勞卽發
目力亦頓異前尤須靜養欲懇鈞慈卽收成言曲諒
清麓文集 卷十 七 傳經堂藏書
愚衷俾安素分萬勿辱使往返紛紜外議益多轉增
咎戾前書文苑尙遺郟縣李柏蒲城屈復二人此皆
海內共知敢並及之肅此佈復

答馮展雲中丞書

奉讀鈞諭敬悉至意前書冒昧唐突咎無可辭但據
先賢緒論以求是正實恃大人淵涵不加斥責而有
以盡其言也不然功令森嚴豈不深知而故爲違戾
以犯不韙之罪乎科舉一事其說甚長咸同閒有應
詔請以小學近思錄著爲功令俾士子知所先務
不以八比小楷爲科第之階梯而以孝弟廉潔爲學

問之根本此蓋有感而言大人所謂近日文風之陋非舉業之本意誠然誠然舉業積習已深人遂視爲利誘之途而守之甚固不知其他亦幾不免分門戶而長浮薄其失本意豈可以道里計哉於此而欲有以救之則惟自其心術隱微之地一滌其聲名爵祿之念而使之必從事於爲己猶懼不勝而謂卽舉業以修德業此在傑出之才尙或能之下此者竊恐其行同而情異貌合而神離矣所謂講學但欲隨其材質高下必循循規矩準繩致力下學之功培其根本端其趨向使之有得於己而不負乎吾之所得於天者苟欲出而有爲於世則舉業進身亦聽其人之自爲蓋先後緩急之分未容倒置初非謂其渺不相涉而聖學之與舉業卽屬別開一徑所讀異書所爲異事也惟辨於其心焉耳若第以舉業爲主則心已荒而不治聖學功夫絕不能入且憂其有妨舉業而去之惟恐不速尙何德業之可修哉至謂舉業爲致知工夫是固然矣然知卽知其所當行行卽行其所已知雖若兩事而實歸一致舉業亦何不能力行竊恐所致之知自不能眞而早不爲行地也此在大人裁成陶鑄大氣盤旋卒能令其知行相濟而大有造

就豈偏狹固滯如麟者所能助其萬一哉若麟之愚
不爲舉業亦非別有所見直以程子不患妨功惟患
奪志以故三十年來自甘退藏二三同志自遠至者
不忍相拒但與匿迹山樊以共講其所聞非敢強人
從己歲月浸尋年齒遽衰光陰已馳日夕恐懼正以
問學荒落致知功夫尙無實得反之力行尤難自信
其於聖賢之道顯然大端所謂義利之辨公私之界
是非可否之實以至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持己教
家處事接物寤寐之間真有自覺不能無歉者此蓋
他人所不及知而麟獨知之方欲電勉末路責己補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九

傳經經堂藏書

過冀終餘年而不敢以自誤而誤人也而大人乃欲
以橫渠祠成仍命至郡主講區區鄙懷前書已盡曰
昏頭眩此病近復屢發實亦自愧庸虛無以仰副大
人作成人才振興關學之盛美或爲高明知人之累
萬望垂諒俾安素守以免愆尤本邑劉侯前日至縣
拜謁適逢公出聞其溫良和謹亦敝邑之福皆出大
人之賜均墾一節蒙記鈞念尙仰鴻慈主張於上而
賢父母督率於下自當永成一方久遠之利不勝幸
甚狂愚粗率罔知所裁謹此肅復麟無任戰栗恐懼
之至

又

昨書恩恩奉復輒懷戰兢去後復取鈞函細讀詳味但覺淺陋之見詞不別白旨不分明益深悚切茲敢伸其所以伏望恕其僭率之罪而原其心幸甚幸甚國家科舉取士蓋沿前代之習惟以四書五經命題所以一學者之心思欲其沉潛聖賢之道以見之實用此誠不易之典士之有志於用世者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然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爲修己治人之實非汲汲乎語言文字而爲之也況冀遂其不可必得之欲哉今之舉業

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十

傳經堂藏書

非不日讀聖賢之書至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詞章利祿之習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即使闡發經義亦綏無餘而反之身心事業竟若兩歧至其末流抑已甚焉議論卑而廉恥喪舉業之本意固如是乎抑原其所以至此則以始學之時不知學之有本殫精畢智祇以揣摩求合以苟一朝之富貴而已朱子所謂科舉之業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蓋其術必至於此夫以功令所在自不能廢然須告以聖學門庭作將來種子卽朱子不非科舉所謂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云云亦以當時國制特以

是激發舉業之士不可爲其所累而平日所以嚴斥舉業見於文集語類不一而足言各有當夫豈一端矧高識遠見之士正未易得有明以來志士仁人名臣賢相多出其中固由舉業亦自非舉業之力使世無舉業諸人者亦必有以自立且使諸人當日果專一於聖人之道其所成就當與薛胡純儒並駕齊美益將發揮聖學以開來哲不止如今日所云也天下事天理人欲固有同行而異情者聖學與舉業卽非別開一徑而相沿成習似若異趣孔子爲己爲人君子儒小人儒之辨其來已久何獨今日哉要之士果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經先生藏書

有志卽爲舉業未嘗不可爲聖賢之學抑果實爲聖賢之學卽終身不爲舉業又豈聖世之所不容夫亦視乎其人而已至於存門戶長浮薄誠如尊虛然人之爲學只爭切己與不切己耳不切己則好高自大虛僞勝而驕吝生門戶浮薄固有不能免者切己則聖賢雖高亦是分所當爲勤勵不息深懼流於不肖之歸察之精體之密日用之間隱微之地眞覺理未易窮道未易盡己未克過未寡惟恐堂室之莫入敢務門戶惟恐篤實之不至敢事浮薄況此道日孤內有枯寂冷淡之苦外無華藻顯赫之炫踴踴涼涼方

且匿迹銷聲以獨善其身於山林僻寂之地而不敢與世有毫釐之競則尙何門戶浮薄之可言閒有一二不知自重苟且徇外無真實爲己之心依託標榜所謂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是亦不足言矣世道人心之憂正以道學不明一有守正之士例遭指目不非笑卽詆毀雖以程朱大賢猶有當日洛黨僞學之禁卽非程朱自立門戶而一二浮薄者轉不免門戶之爭 聖世斷不有此而亦未敢大聲公言使此道彰明較著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聖人之言今直忌諱不敢出口身爲士大夫大抵皆原伯魯之見是以吾道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益衰而異端日熾紛然爭勝此亦有心者之所爲痛息也惟舉業代聖賢立言猶有此之僅存而本意久失卽欲因時立教爲補偏救弊之計亦不可謂無益竊恐未能大正其本朱子所謂要須反此然後可議爲學之方正此意也復此僭冒得不以爲迂僻終不足與言否皇恐皇恐

答劉邑侯乙觀書

青藜山西大同人

昨承中丞大人辱賜白金隆儀謹已恭璧茲復再辱並蒙尊函開諭諄諄敬悉雅意惟麟愚陋屢荷中丞厚貺心實不安前次已再三面懇焦慈函達首府力

陳鄙意並祈轉稟中丞不謂未蒙垂鑒復此多儀而
父台又以無顏復命爲辭令麟惶恐踉蹌不知所處
卽已謹登二色餘敬壁謝仍祈父台婉達首府轉稟
中丞萬勿以麟爲意再有厚賜卽蹈不恭之罪亦所
不辭至禱至禱

與焦雨田邑侯書

前日接到新齋擬立均墾新章昨聞其歸家今將原
稿呈還祈轉交新齋並麟僭擬數條及鈔陸桴亭先
生丈法一紙均呈父台詳覽或一併交新齋仍祈父
台裁酌可用與否主張定規不然又是議禮聚訟議

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三

傳經堂藏書

論多而成功少也此係剔釐二百餘年積弊願父台
一力擔當凡坐局者須平心公道方可得正直才智
之士著不得私意偏見前此局規末條麟益有爲而
發惟恐任其自是夷視一切則正人必難與共事引
用一等徒利口食之人不惟得罪鄉人反足僨事不
可不慎也父台亦當時有以警飭之楊恆義不知何
時來局小泉此月中旬可了工赴局矣麟意局中不
可無此二人蓋得正人稍厭人望整頓局規先有一
定家計然後舉事勿草草率意爲之無欲速無見小
利正是此事鐵板注腳諸惟父台裁督

與武敬亭書

梅軒歸俱悉一切雪樵先生誌石聞卽載西比葬早到不致有誤亦足下不忘先交忠謀之一端竊見賢性情篤厚信於友道如此況骨肉之間乎聞文蔚近以小事少有閒言幸足下善處頓釋微嫌此尤可喜橫渠解式好無猶言兄弟宜相好不耍相學已施之而已小學稽古兄弟之倫只載舜與夷齊二事親愛之誠殺亦不計遜讓而逃國且不有吾弟卽不順斷無殺我之事縱爭財貨視國何如推類以視甚事不可釋然更能自反焉知自處之果當足下欲書和樂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古

傳經堂藏書

且眈四字橫幅以自觀省並求跋語用意甚好目前尙不暇寫俟後寄然卽此數語便是一篇緊切跋語不待別作也足下現侍萱幃擬題以翁順堂三字如何芮城書尙未到梅軒所帶銀現存此擬輯先世手澤此亦孝思爲子孫者所當爲惟望時以聖賢義理澆灌心胸世俗一切得失計較之私不使夾雜責己厚責人薄而又得直諒之友相與講論磋磨則德業將益有進而不獨家庭之間爲能處矣

與馬養之書

三月閒書院落成不得足下來殊歉然也接足下書

乃悉一切敬亭西歸聞相晤當能道此閒事昨梅軒歸自岐便道貴邑未及見足下惟聞足下近以家務竟至訟兄果爾足下可謂犯名義之甚矣平日讀書果作何用不應妄謬至此卽令兄萬有過舉爲弟者亦當至誠惻怛徐以感之或疑令姪偶有不遜足下奮然遂送官司不免詞連令兄耶此亦不可凡骨肉之間不至悖倫逆理卽甚不肖亦當反躬自責暫避凶惡不可藏怒宿怨仍加親愛以爲將來或可轉移之機不然必與爭勝卒至決裂不可收拾反釀禍患是亦不善處之咎也不知道是如何朱子云欲之甚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行經世書

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仇怨足下豈未之思耶惟尙未面訊亟宜誠心悔罪負荆兄前並詣邑長請罰自認平日不能事兄不能教姪之愆庶乎其可也所欲言者無窮人行愆愆不能多及千萬惟足下詳察勿致貽戚

謝遣書院諸生書

此書成有勸勿出者遂已

麟學無實得誤諸生遠來教導無法負疚良多前日崔祺之變實出意外然亦麟之咎也彼傷其父死賊久矣其性近孝其心則愚雖嘗開以古人之事卒未之省要亦不善讀書而麟之平日所以教之道誠

不免有所未盡若使其心略能明曉或不至此追悔
何及私嘗循習總由自做工夫不能精實德行虛浮
氣燄細小全無爲人手段致彼昏惑益甚謬迷輕生
以此自懼因念頻年抗顏爲師率不自覺環顧吾黨
固有篤志勤學之人而甚訝眞能卓進此事有可指
望者或未多見豈諸生才質果皆不克振拔有爲則
以涵育薰陶變化成就之者之非其人也師弟子猶
形影聲響然影之不直其形可知響之不清其聲可
想己非模範何以鑄金己少琢磨何以攻玉雖諸生
愛忘其醜麟甯不自知耶今與諸生約朱子文集綱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經堂藏書

目刻尙未竣正資勘正兼麟函招未便辭遜義無可
去除校繕諸人外敢並謝遣願無相依孟子曰歸而
求之有餘師抑世自有眞爲聖學之人諸生果有志
乎幸往就焉非懲崔祺事也然以崔祺事愧愆數日
正恐諸生未能悉諒別生臆度適因諸生有言在我
自責道固宜然古之君子成己而後成物學不厭而
後誨不倦麟之淺陋撫衷內問非不收斂身心而涵
養不熟主宰究未見分明非不涵泳義理而玩索未
深精微仍時形扞格是以誠不足以貫輸卽精神自
難鼓舞論未極於通透卽才識何由開明或誘掖獎

勸之無方或激厲裁抑之未至又安能長善救失授業解惑如安定之門循循雅飭此麟之所以反復思維終未免於自誑誑人自誤誤人之罪而深自悚切者也昔許白雲學於金仁山仁山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旣和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乎然則麟之不能感發諸生其學已不足言而諸生從游年歲之久獨不自思反計乎諸生往矣所望各自努力趨向不可不正操存不可不嚴讀書窮理則返躬切己勿忽於卑近應事接物則隨在密察勿馳於泛雜勿守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七
傳經立室藏書

偏見而昧全體勿輕恕己而厚責人誠意去私虛心受善由程朱之軌轍趨孔孟之門牆將漸至古人不難也麟學問日荒悔尤叢集年來精力漸就衰頹尙得藉此閒暇杜門修省且欲溫習舊業更冀有進改過補愆幸天不遽奪之年異時相見俾麟親睹諸生學業之成亦麟至願麟之此舉非敢故爲矯激庶暴於眾著之義知麟之有忝臯比母致英才傑士坐繫千里之足是麟猶所以深愛諸生而諸生亦可以諒麟之心也歟

久不得見知經營沙苑別墅種樹耕田而外當益進
修仁齋先生集已略選定前仲強到此帶來國史館
行取事實遺文劄子屬其趕繕成書送縣轉達不可
失此機會久不來不知何故伯臯到詢之恐亦未必
卽來今託伯臯卽將原書帶交足下俟仲強來或商
早繕訂冊裝套並足下照原劄作稟一併送縣速達
爲幸前陳學海又帶去三本意過足下不知來未可
並索之繕人須擇乾淨一律者此重大事且呈史館
萬不可草草也學海亦可同人出鈔繕寫之資由史
館指名行取尤爲難得各直省皆有劄子而上下殊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天傳經堂藏書

不畱意甚可歎也如吾省各縣皆有此劄全無動靜
前開各項數十人託中丞指名索取不知此後如何
耳 恩 恩 不 盡

答梁魏卿書

敬齋商訂仁齋年譜十條最爲有見當時但屬遜卿
廣爲搜集未及刪訂得此卽當如議改削所疑晉遊
記語遜卿答書已及之其閒語意亦自顯然似無庸
過疑也豫養編陳同甫堂堂之陣一條言詞之閒蓋
自負語大概謂其所守之正而用處變化無窮未免
豪氣尙無大病痛同甫病痛卻在義利雙行王霸並

用處卽謂有意近之而下二條引朱子語已辨正亦
可意會陸清獻蘇錐人數語亦是借用與下二條本
一時語此書多割截成書條列時有難看須合讀之
當無病也然此正見敬齋看書精細不放過處甚不
易得也至謂仁齋文集宜取精到不必泛錄不經意
之作敬齋所存精到諸篇幸求一目錄尤爲切要之言與僕意尤合
但仁齋文字本不可以常體求常例拘義理正大而
詞不雅馴者亦自不能不錄此老當日自不以文詞
爲事錄之且存一格然言不文行不遠美則愛愛則
傳敬齋之言終不可易正賴大家細加檢校出以問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无

傳經堂藏書

世此千古公共事非一己之私見所宜曲徇也敬齋
卽仕卽學年來所造純深敬服敬服又與竹舫賓主
切劘求爲體用兼賅之學則其措之事業必有遠追
晉城南康之政者愬愬不及專書幸轉致意屬其有
可見教不惜風示治嘉格言非清獻書所見極是僕
早斥之不須畱意也

答王竹舫書

晉之薊州人

前歲辱示荷蒙垂憶久欲拜復而未得的便歎仄歎
仄但以下問之誠率爾奉答亦不自知其是否而來
書猥自退屈遽以受業施之庸虛不敢當不敢當萬

望自此改正毋使私衷終懷不安也麟功夫不力老益荒頽韓子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今親驗之矣自仁齋損齋沒後絕少切磋之益此道日孤後生有志真以聖學爲事者甚難其人抑麟精神氣燄不能感發薰蒸深爲可愧耳讀尊著二種一見志趣之高潔一見學術之純正而又以端莊二語欲常揭之座右以爲觀省之助竊仰年來用功之要最爲切實充此不已自得之深將有不能測其所至者矣又稔與敬齋大令聲氣應求相輔倡明斯道吾學之幸也所恨不能追隨其間一聞講道之樂翹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三

傳經正堂藏書

首北望曷勝忻羨惟願尊兄主敬不厭其密窮理不厭其精自任不厭其重自反不厭其誠直以孔孟程朱之心爲心而不淪於虛無不雜於功利不安偏見不急小成明新必求其至中和必致其極醇乎其醇則將來北徼道學之傳非尊兄之屬而誰屬哉麟所至祝也時因風便幸以所得惠教爲感之甚

答王遜卿書

復敬齋書已一過目意亦周到當急致之敬齋所見甚是年譜此間同仲强更加檢校刪去各條又有新增幾處別定格式可繕寫但據足下舊立義例不復

改動如書某人謁見之類及詩篇亦有無關緊要似不必存者大抵此須多經諸人訂正隨時酌量去取古人年譜如薛文清陸清獻亦多不能盡滿人意此亦未易事也文集目錄次序亦爲仲強略有挪動餘見與魏卿書中不能多及足下更酌以爲如何同甫堂堂之陣一條不知曾問仁齋否麟意此數句尙非病痛此等豪氣孟子時亦露之似未可全以非儒者言而遽擯斥也看古人書亦當平心同甫差處尙不在此也如何如何足下試一評之

答阿立亭書

爾本正藍旗人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三

傅經堂藏書

今春在省屢承來視勤懇之意可感可敬招飲貴府足下兩兄又復殷殷禮待之厚以兩兄之賢知足下平日所以事兄者亦必有道矣然兩兄愛弟之誠因及於麟以麟所以相告者必在於立身行己之大而不以流俗待足下也五月閒足下來書又以見教相屬麟年老學荒歲月益馳實得難信空言何補然聖賢教人之法具載方冊而其要約則不外於窮究義理踐履德行然非大立志向有有爲若是無文猶興之概恐難望其終有成也小學近思錄不知足下讀之如何此二書皆足增人志氣堅人骨力惟足下熟

講之而已如有所疑幸不惜往復胡敬齋與人書云使某少助其講論切磋之益而足下有自成之功足下想悉之惟爲學自愛

答張肯堂書 述銘鄆縣人

承惠張子全書感荷良深已拜賜矣但愧不才亦秦產也讀先生書雖有年所幾經砭訂而愚頑如故老矣無聞終不到得先生門下自此以後復欲如先生俯讀仰思作秉燭之計不知將來能有萬一否所索祠堂板聯淺學實不敢承然以生平所祈嚮者遂無一言心竊未能自己目前不敢草草俟稍整齊思慮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或可湊集語句當報命也楊生書已致之矣此惟鑒照

與馬養之書

近見足下頗肆力古文似於舊日志向有異識見反卑昔人謂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朱子亦嘗斥其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蓋不徒未尊而已又有害焉願勿溺於其中前輩講學本不以此爲事而義理充足發爲文詞自有不可磨滅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乎所以然者恐足下胸中仍有一點求合世俗念頭作祟故不能禁遏此與科舉只是一箇病根幸深思

之

答武敬亭書

頃接來書並惠煖履絲麪見賢存念老拙感幸之至
 至問神主作櫝自不可無府君夫人共為一櫝亦見
 家禮韜藉雖司馬溫公書儀有之而家禮不載似從
 簡約之意今欲作之亦無不可藉用帛即今紬綾之
 謂但須裝綿其式如主座大韜即囊也紫青赤色恐
 近今棕色緋赤色即大紅帛也主各一囊共一櫝可
 共一韜不可也分明考紫妣緋矣庶毋自不應入祠
 有子入祠當別一櫝可也雪木先生卷子已題其後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三

清麓經堂藏書

前在朝邑摹印桐閣先生七種古文為賢代印一部
 真賞齋帖一本今并帶去未閒惟為學自愛

答前邑侯焦雨田書

癸未

新春獻歲恭惟台侯有相興居萬福麟區區賤迹賴
 芑柄適在原數載頻蒙頒賜銘切殊深去臘恩遽媿
 無薄敬而魚鴨芹果復辱先施加以貴使諄傳尊命
 舍姪愚蠢一一登受感悚彌至莫可言喻除日歸家
 細問舍姪昨歲用支因究買宅原由初謂暫借街鋪
 舍姪始言早蒙父台以修志餘款撥付再三面諭勿
 令麟知是直以古人之義處我如許四山學使之於

李二曲也麟於二曲萬萬無能爲役而父台真有四山之風知己之感近古希有麟亦不敢以尋常之情致謝而已惟有閤家守分傳之子孫勿負大恩而麟桑榆晚歲益勵學修永堅末路父台亦以乘時行政惠澤仁風遠邇翔洽泰交吉亨上下志同使無一物不得其所爲循吏爲名臣卽不獨麟之身感而已則此一時之相與豈偶然哉

與前邑侯焦雨田書

春陽布令政與時新野人正爲樊川杜陵慶又不獨爲樊川杜陵慶也此閒均墾一事劉侯尙似未能了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傳經堂藏書 徹其意恐不免糜費擾人總欲得一簡要法速成蓋鑒已前兩次均未成事如又因循復成棄井此亦爲慎重然此事亦烏能已俟由省歸再定議耳但已過此一月可惜局中小泉有事西行行野丈量惟任文源一人任事餘尙有忤忌之意自古同事爲難一鄉如此天下可知可慨也且看究竟如何耳

與梁巍卿書

新歲十四日令嗣同張生來清麓承書已悉家閒多事又值破爛誠不免勤勞費力雖無暇多親書冊然以誠敬之心處之亦卽是學亦卽是切實工夫易稱

幹父之蠱而曰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又曰用譽可知今日正是天意玉成處惟耐煩耐辛苦以身任之隨時隨力守分安命有暇時仍卽讀書將來亦自有得力處當親驗之豈世之徒事口耳者比哉惟侍旁承歡宗孟謹厚可愛稱其家兒幸善教之

答王遜卿書

承示詩一本新歲人事擾攘不廢吟詠足見賢者用心之勤柳湖規模風景當益佳勝當此春光漏洩又是一番東風面唯賢靜中自識之耳張梁二生來詢知近況慰慰張開爽梁謹厚似皆可造幸與有成昨歲仲強過東所繕仁齋遺集想細閱餘更有鈔錄不知卽呈邑宰處年終得專送史館否賢答張公和書去後竟如何也渠書亦有理傳後正當慎重未可草草此皆後死之責仍須加意編摩爲佳耳

與郝李兩君書

春初辱來親送關聘誠意可感正以衰老無聞自治不力恐負美舉謹已辭訖但謂患恙稍痊暮春當東遊訪舊或能相聚數日更得重過華下卽不能復登絕頂要可坐對三峰想像生平數番攀躋踪跡亦一快也不謂頭風牙痛至今未能脫然而左目舊病復

發甚以爲撓目下行期尚難遽定諸惟鑒亮不盡

與王反之書

知館中近已安帖在我者誠以待人亦無久而不感之理居今之世惟有嚴己量人有當告人者但盡誠心與直道而已其信與否聽之可也

答郗成兩君書

累年不見時切馳仰緒侯寅堂昨歲來書欲麟移研同城已函辭矣新春復俱親致關聘重以兩兄各示手諭諄切相促盛舉雅意感何可言但麟年來學業益荒無可告語相知兼校刻諸書未竣此事牽絆難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程堂藏書

以離身已再三面辭兩君適患頭風牙痛不能敬復台端擬春晚病痊或能東行自仁甫歿後東西睽絕如兩兄者亦無會期久蓄此志倘得藉此相聚俾衰老之年復能相與話敘積愆商量舊學亦大幸事至以講學相屬則非所敢承昔年兩兄辱厚講書之役至今甚悔其妄今又擬之二曲故事尤爲非倫二曲何人豈麟敢望況當時風氣猶爲近古從之遊者又皆一時賢俊使麟不自度德量力則其貽笑士林必矣此兩君所爲愛麟雖深而知麟轉淺者也然以訪舊之故怍怍欲動不謂賤恙尙未霍然更加左目舊

病復發此番夙願又不能遂合并何日未敢遽期此
心終耿耿也已致書兩君并祈兩兄亮鑒肅此敬復
臨楮拳拳

今歲朝邑文會在此閒校刻先師桐閣先生文鈔
有一貫解一篇記係在聿旣稿中此本老年所著
遭亂存者甚少已屢訪求不可得伯岸方伯先生
老門生也藏先生書必備煩試一問借鈔卽還

與前邑侯趙孚民書

春初聞榮任郿邑喜甚所以未及奉書以擬三月閒
或能西行一謁貴治橫渠張子祠墓蓋此志蓄之久

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三

傳經堂藏書

矣又有東道如父台豈非大幸而卒愆愆不克如願
然心終不可已秋涼無事斷當踐言且得趨赴琴署
一敘渴衷茲聞橫渠鎮舊有張子祠年久傾圮昨晤
涇陽味經書院監院寇允臣廣文曾言鳳翔府橫渠
後裔張肯堂述銘與其橫渠鎮族人極爲觸目傷懷
而莫可如何凡在士類亦爲感慨深以父台下車仁
聲惠政已洽民心謂此事非公莫屬苟得一言登高
而呼從者必眾况郿邑紳士亦久有意於此惜無人
焉倡之父台身爲長吏倡之尤易竊以張子爲宋以
來關中理學之宗父台幸其誕生之鄉得以展謁

祠墓訪里居而讀遺書慨然想見其爲人誠生平一大快事昔朱子知南康軍始至卽立濂溪二程祠建五賢堂劉屯田熊孝子墓或修或祭許四山督學三秦李二曲屬以所至表章先哲修葺祠宇蓋興起後學振厲風俗爲政之先務要務矧關學所係尤爲至鉅一經尊崇士習嚮風其所造當非淺鮮今日州縣中所稱穩練老成知政體者孰如父台知必不以此爲迂特父台未經其地或未深悉且謂經費無出聞其邑有王君步瀛者人頗公正幸面商之並附呈寇廣文所開多人一紙均可問知其詳捐貲監工皆爲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天

傳經堂藏書

父台用矣此亦不朽業也願千萬留意奉教有期先此道意幸惟鑒亮

答柴聚五書

應奎夏縣人

八月六日接來示不意凶變先夫人棄養警怛無已足下孝心純至哀痛如何危身滅性古人所戒大事未舉惟勝喪是望欲行古禮反多滯阻此自近世人情然孟子不云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滕世子啜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況諸姊妹之亦有哀於其親者乎特蔽於世俗而不知耳亦無足深責但當痛哭垂涕盡誠開導尤在反己悲切用情自

致而已 國制不得用樂鄉社鑼鼓敢於犯法斷宜
力辭雖得罪於鄉人不可得罪於 王章曰得罪於
經典與吾心之天理也居喪重戒飲酒食肉御內三
者方望溪喪禮或問論此甚詳足下當自嚴守若酒
肉待客是宴會也亦法所不許然積弊難反或素饌
茶果可也今人亦有行之者程子不可陷人於惡朱
子以客奠酒肉分與僕役不可不知也焚燒紙錢本
浮屠法儒者事親以禮自當絕去不但此也紙幡破
盆七七之說皆無義理惟依家禮量力行之朱子曰
人子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經正堂藏書

然則一切世俗異端之爲以爲孝其親乎則不尊莫
大焉足下有志正學當此大故豈可不慎若隨風倒
浪便一向沒溺不出遂抱終身之憾是誠在我得無
意乎路遠無以致奠惟願足下守禮先夫人九原之
心亦當慰矣此復

答王遜卿書

承示已悉詢近況安適慰慰知爲仁齋先生立墓碑
誼切師門斯道之幸惟史館所索箸述仲強竟不克
上可歎不知近復如何耳麟欲東來此志已久但昨
歲買居北城小屋數間家累尙不能容更無地奉安

先靈常切耿耿擬九月間儘力先築祠堂數椽舊約西至郟謁橫渠墓今亦不能去尙希致意河洲虎臣緒侯諸君訂以後日久不晤亦殊念念也定下柳湖風景想益美茂蒼煙十畝從前荒穢定驅除略盡而定下乃以不免廢學爲慮愈見虛心然亦無他惟此心不忘而已日用零雜以道心處之無非道者仁齋先生文集序淺陋不敢承然以平生道義之交亦豈敢辭或有使人能示錄藁更一詳閱然後乃敢下筆耳

與前邑侯焦兩田書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笈五

三

傳經堂藏書

秋閒接臨潼賜函知卽日奔喪孝思迫切抵里後哀痛如何比日天寒伏惟有相體力支勝襄奉卜吉定在何時地遠無由獲與執紼之列奈何麟荒陋如昨學不加進自愧殊深書院諸生仍前數人均墾一事遲至今月始漸下手亦由上司催促今侯補授聞經部駁正不知丈量完否將來竟如何也夏日曾致書孚民先生屬其補葺橫渠鎮張子祠昨得來書已動工矣且約冬初西遊適以家閒營建先祠未能脫身前月聞有人密保陝中州縣十人之說內有孚民先生及瞿敬菴餘不知也 欽差額張重陽前到陝外

邊紛紛不知果係查辦何等事件中承接送皆不一見惟取三原永遠局七年支賬餘退回但畱日報一冊聞係查沈臬前歲巡邊支應之故二十八日忽然進京下月閒當得確消息也維縣有韓理堂名夢周乾隆中進士其文集不知可購得否煩暇訪之

答汪雲衢明府書

鳳樓

人

承賜函並惠張子全書感謝感謝此書昔年曾有一部兵燹失存久知版片殘缺摹傳甚少得大力補刻並爲刷印多部爲政以維風化正人心爲先務而崇儒重道振興關學其大端也於此知賢明府之志趣

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三

傳經堂藏書

誠大有以異於人矣貴邑零川王先生卽講張子之學者爲武功孫酉峰入室弟子學術治績表著當時早讀其書而心好之惜無刊本道光中安康張補山僅刻其日記及制藝一冊四書劄記尤其生平精力所在昨爲張愚生偶言及之不意明府俯采芻蕘卽付手民先生著述甚富是書雖窺一斑然其純正精密本原具見有志之士必有爭覩爲快者此其表揚先哲嘉惠後學之功爲何如也至於序文非末學所敢承若代明府尤當擇能發明先生之學者而麟亦非其人也惟先生日記安康來鹿堂書坊當有板或

託購一本重刻於先生之鄉餘如解梁講義格致內編仕學要言從政遺編年譜等書不知邑士尚有存否政事之暇更能搜而傳之尤大幸也

答張愚生書

紹元懷甯人

反之書中又謂尙得讀書較省中事少尤爲善擇所處慰甚慰甚惟仕學兼資都作切身事做自能日有進益不負朋友所期中丞書已作答力辭主講一事矣但來書論舉業愒愒不能詳盡知其不合而亦不能強同也此說流傳又不免一番詆謗深悔當時不應遽開此議轉滋紛紜也當今爲學一味爲己閒是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三

傳經堂藏書

閒非且不管他無處開口甯默養吾誠而已足下幕務有暇正好溫習舊業惟在我立志不爲世俗所移則接人應事卽有真實學問此心定帖何往而不得其爲我古人亦有多少人物出幕府中是在自爲而已足下當早知之

與柏子俊書

景偉長安人

日前偕諸生訪謁辱蒙款待甚感甚感談論所及警益良多又以門下諸君不鄙輒推講書諄諄爲言不揣冒昧略陳梗槩然亦老生常談不足畱意惟吾輩年漸衰老聚日匪易當其未見不知有幾許欲說之

話及晤面則又忽忘猶未免加以閒雜言語其閒緊要如身心親切工夫學問精微義理往往啓其端而莫竟夫委辨其異而遽參以同事後思之尙不能無遺憾也然其志高才大每進愈上如子俊兄熱腸虛心欲有爲善用思如子俊兄而又有精力能觀書皆麟所深佩服者聖賢書冊具在小學近思尤先儒所最尊信服膺入德之門造道之方而朱子文集語類近且刊行知吾子俊兄已從事者精益求精未從事者玩之又玩則朱子所謂某讀程張兩家之文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旨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三
傳經堂藏書

議論文章殆不足復過眼辭文清所謂學者舍周程張朱之書不讀而讀他書是惡覩泰山而喜邱垤也藐乎吾知其小矣者真不是誑言而千古學脈之正百聖心傳之微其必深造而自得之然則意趣之深純功力之精粹當亦實有諸己而非他人之所得知矣卽於近世學術是非亦不難辨而其議論乖僻能使後生口喁眼斜爲吾道之害者方將辭而闕之如孟夫子之不得已亦儒者之責也狂瞽之言僭瀆已甚尊兄以爲何如

答劉乙觀邑侯書

昨承示到續修府志採訪條例一本並省中信函閱畢謹將信函呈繳嗣讀條例一過竊思此事重要急宜趕辦不知父台如何措置惟原志庚辰年閒新修尚較省事首例必須照門分別開列以清眉目以麟愚見此次採訪似無庸立局卽請午亭院長主事立式定規增刪去取自不免一番另寫延二三善書者分類清繕其中里數年月及未備之處更得一二穩實曉事士人悉心訪查確切以便登冊籌給紙筆薪水之資一歸院長遣派裁酌則費不多而人不勞數月之閒亦當早成至繪圖須得善畫者一人亦依新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傳經堂藏書

志首列各圖開方另繪補其闕略或更同各局首士及院長公商之如何麟有一二所知亦赴主事商載不敢憚煩也是否如何

答楊信甫書

頃接手示均悉生一當所捎函至今未見家訓已刻甚好署簽已交仲榮轉致矣聞敬菴少患恙想卽痊可此閒諸如常頭風牙痛行以南來用針近已愈但時尙有不自在處耳又不能不防護也衰境浸臻而學益荒廢終年擾擾不能安坐一室熟玩古聖賢之言以自澆灌古人所謂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深

以爲撓也桐閣集已寫第五卷矣聿旣稿尙未搜得前與成伯琦書託問馬伯岸處而未見回音又屬仲榮面商伯琦也遜卿北上事僕謂宜先致書丹翁如可或託安人轉致全書或親送京師遽欲自呈不無明珠暗投之憾或當事有問及者自當致之此事更須酌子弟門生表揚父師固至情也然亦加不得一毫人力爲也如何如何局事煩雜幸耐心勿起厭斲亦持敬工夫近想諸事益順序矣邸報當見軍機雲南廣西朝廷極力振作草野額手但不知廣事統帥爲誰何如其詳尙風示之爲幸

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五

傅經堂藏書

答王遜卿書

與乾生所論律呂之義均有所見惜吾輩素無講究不敢臆斷耳惟遲進吾以黃鐘作鍾謂陽氣鍾於地中作鍾聚之義乾生以鐘作釜鍾之鍾以累黍定黃鍾此與黃字無干黃者中色也鐘者種也言陽氣施鍾聚於黃泉見前漢志進吾義似近是其實鐘鍾本同足下以爲何如諸書多作鐘似不必執此疑彼也大抵遲君之書只可作一家言恐與古今論樂律者均未可同論前人書籍具在試廣搜而博考之當有定說乾生謂古人十三學樂似非難事不知古人樂

學本明入小學者無人不學然但習其器非遽明其義所謂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今古樂失傳論器者且紛紛不一將以何者爲定說卽累代皆有樂官講明卒無不易之法要之古人功成作樂後世無三代之功如何有三代之樂舜武且有不同況後世乎但古人畱此一事好古者亦當略明其義然程朱大儒亦不能專講此事則今日爲學正有本原聖門教人文行忠信亦不必人人皆能鼓瑟鼓琴也如素好此但據古人一說稍通其義足以自樂而已可也陶淵明無弦之琴可得其意明呂涇野亦謂若心中和平一弦亦可彈若以此事爲絕學則又非也若欲精

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襄

傳經堂藏書

究則有專門之學恐亦未易言也進京事亦須斟酌行路亦不易或能先寄丹翁一函問其可否若無別事直爲此事往反數千里在足下爲師門之誼誠高出千古然事有體例由上索取較爲合宜旣已失之此天地閒公事若不可廢則豐城劍氣必有騰光之日遽此愬愬似亦不必幸再酌之

答張愚生書

甲申

三月閒走渭南謁遠祖墓過零口鎮因訪零川先生後人聞邑中並刻日記恐未悉其詳耳賢行止如何若定幸示知來書極知近讀書工夫頗能精進甚慰

孰讀之法此自朱門相傳教人之方實爲入手的實要訣仁齋守之最篤故生平第一得力工夫全在於此麟昔年亦信此說行之十餘年不敢失墜然視仁齋不能及半年來漸老人事愈益紛繁雖有暇輒親書冊而讀功絕不能踏實光陰幾何每爲不憚竹舫門下諸君年力有餘似亦不可不畱意也尊兄親賢下士道義之樂非俗吏所及仕優則學諒亦素志朱子語類外任所記及諸言爲治處皆足資取法以此知蒞官臨政無在非講學之地尊兄讀之當更有助也肅復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傳經正堂藏書

答王竹舫書

辱書知昨歲先夫人棄養聞之驚惶比惟孝履支勝爲慰爲慰前見大箸山居瑣言有李君觀瀾一序知爲至交忽爾溘逝宜尊兄之痛之也門下高足有晚香舒錦諸君相與講磨甚幸遜卿北來此道益不孤矣仁齋遺集校正付梓仍同遜卿公和悉心審定惟無遺憾千秋之業當亦仁齋所願者耳麟生平所學自愧實無得力修省不密誤致虛名年老益覺荒廢讀尊兄日記切實純正具見立心之篤用功之勤不勝敬慕淺陋如麟何足辱訂且謙沖過甚自處以藁

甚慰所記冊子亦肯向切實處用心卻有益今歲書院亦不多人新來之士趨向亦多未定照例講說亦難得起發也賢頗銳志向前一此不懈當益見讀書樂趣雖未能忘世而在我者先思有以自修異日果有遇合亦不患無兼善之具矣惟讀書多而難熟不如專易見功一書已精然後再及一書庶心不雜而思易入意味深而義理長也幸更鑒警

答張公和書

辱書知前專人購書均收到仁齋先生遺集將欲次第刊行誠爲振興吾道起見非止交好之私甚盛意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三

傳經堂藏書

也卽爲官可知矣已屬竹舫遜卿兩君校勘之時更加精審並求尊兄酌定此爲傳遠未可草率但仁齋生平不務文字其所著述筆隨意到皆樸實頭說道理又未可以文格律也小學節目列於經文本節之後加右第一節云云若每篇原文右立教之類當照原書低正文二格新加右第一節之類當低三格或字略淺解別爲一書此皆最是但節目淺解小以示區別

均止前三篇今刻此書當并原書全刻使人知前三篇尤爲緊要而不可以後篇略無發明遂輕而不讀失其旨矣北方學者得竹舫倡導生徒感孚不乏興起又得遜卿相與講切眞吾道一幸聞之增氣至於

子之列不敢當不敢當夫子受業四字謹用璧辭此
後萬勿復然殊駭人也惟厚意不可虛辱日記輒加
數語所需諸說及前歲二跋亦并求質如有未是勿
厭往復張舒錦記語亦僭加評感其誠不敢自外聞
刻仁齋小種向道之切可敬可敬此聞年來講學亦
絕少人惜與諸君相隔較遠不獲時參講論之末然
苟得書信源源不鄙老拙共趨程朱之途轍以仰窺
孔孟之門牆使旁蹊曲徑不復誘人則此學雖舉世
不爲而數千里外海角天涯猶有三五同志仁齋仁
甫歿後幾於放倒得此亦衰年至樂講之之久此道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答張舒錦書

耀春樂亭人

承手示並日記一冊具見勤學之意甚慰甚慰前歲
於所記僭綴數語方懼未能得當有負厚意不謂不
棄復辱下問亦不敢自外也記語切實實從身心做
工夫故無浮泛寬闊之意可敬之至一此不懈存察交
致而又深之以熟讀精講之功則其進也孰禦願賢

益勉之而已桐城姚仲實茂才辱書竟未得見不知是姬傳先生後人否此書沉滯何處關河修阻令人不能不悵悵也日記加語如有未是不惜往復惟爲學自愛

答王遜卿書

七月二十五日接足下永平來書一切俱悉先是信甫至清麓聞張岸雄已歸曾言大略知足下去公和處甚慰甚慰此行又得交竹舫諸人而又均能信慕仁齋之學吾道不孤不勝忻幸惟足下於仁齋式睹儀刑親聆音旨北方之學者將於足下考溯淵源之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罕

傳經堂藏書

詳足下益當勤勵不息發明師傳使仁齋立志居敬窮理反身之學與聞者眾且得藉手刊行遺書此學庶幾可明足下豈獨不愧師門已哉足下勉旃時事日非法夷背盟恭讀 上諭實切同仇之感然草野亦徒浩歎而已天下忠義有人但願中朝無黨將相一心狂寇不足平也 上意總恐動眾興師震驚百姓卽此一念上格穹蒼或早悔禍俾逆夷速就殄滅耳書中道丹翁中堂戲語一段不知何謂昨見邸報被人奏劾此老亦甚孤立可慨可慨仁齋文集得足下與竹舫更加校勘甚善或有可去者不妨割愛精

益求精此事正毋庸以多爲貴也年譜不記足下後來更改正未昨任伯珍曾有書來亦論此事恐有可采今鈔一紙幸更酌之黃勉齋朱子行狀成之二十餘年而陳北溪猶有不滿意處道理公共事須大家商量執兩乃可用中耳

答任伯珍書

寶三靈寶人

承示及解疑一篇甚嘆識高心平所得之深所議年譜各條已致書遜卿自宜斟酌盡善以歸一是此天下公共事渠當無護前之見然其篤信師門苦心一志亦深堪嘉尙與學海書云天津廣仁堂欲刊仁齋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聖

傳經堂藏書

數種不知何者學海卻云堂中多刻善書亦恐使人不能滿意也遜卿目下又校何書此事渠亦未免恣索仁齋文集序已擬就寄去且屬其刻時更度可否解疑異日當俾渠見之後世自多明眼人不是一時愛憎所能私益三兄弟氣質均尙淳篤吾友誼切羣從當不時勸勵使之成也賢郎想識字幸善教之

與劉東初書

以南每歸輒問足下病狀已漸輕減慰慰自此當節飲食惜精神少思慮開胸襟足下素日好強每乘意興不免過勞此非所以珍攝之道古人云病加於小

愈願千萬慎之前日病中云云足見足下夙懷拳拳
學事雖以老夫爲念其實爲天下後世起見此事若
安頓得當尤爲足下生平一大關係豈獨李子敬專
美於前惟足下孤危一綫非獨足下寒心卽他人亦
爲足下寒心足下所云撥款宗祠令族人祭吾祖考
此足下不得已之苦心也不知足下有幾許傷心淚
從腔子下去令他人聞之亦傷心也然亦無傷也子
嗣自有一定論足下年歲尙未爲晚惟常羸弱現又
病劇此心不了故爲無聊之思不知足下承祖考之
業自當以祖考爲重今不爲祖考立後而付之族人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星

傅經堂藏書

公共之祭是使祖考不能血食祖考之祀自我而斬
也祖考有靈心滋戚矣故僕直以爲不可況從兄弟
尙有可立之子是吾祖之親曾孫也吾考之親姪孫
也足下此支是小宗長房尤不可無後取以爲子誰
不可者足下病雖愈此事似仍不可緩有國有家皆
是一理嘗見前代人君無後大臣往往以立後爲急
所以定亂也此自義理所當早爲不可以此爲諱卽
已後來生子更所甚願以足下之家尙不足給數子
哉猶過慮耶令大兄有子梅彬雖皆早夭均已娶妻
人庠若有人自當爲梅立後不可復取姪爲已後且

年雖老多姬妾尙無病可望生子令五弟止一子惟
令二兄歿遺二子楷居長庶出也某雖小嫡出也嫡
出者不可後人惟楷則足下取以繼長房於理爲宜
於事爲順今例有應繼愛繼楷應繼也聞楷尙謹厚
且已入庠窺足下心未必不愛立後爲承家計厚德
有福尤無不合此卽立長立賢之義況此子孳子也
操心危慮患深他日再加之學問其能繼述足下心
事必矣異日足下有子亦當能友愛卽祖考未必不
喜此僕所以爲足下計者恐無不當人生修短自有
命數及吾無恙大事安頓已定此心如釋重負餘事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身後他人尙能爲謀此事必自爲之直省多少葛藤
嘗見多貲而身後無人起爭敗家且貽世笑如某某
家者不少足下明達有識願早決此計嗣子尙得教
訓以爲承先啓後之資勿以病愈又不爲意致使此
心終不安帖或自視形單影隻時抱無子之憂也至
於傳經則刻書之事一時而已正誼則傳學之事期
之永久僕老無子姪輩亦無可繼者讀書種子正恐
難望一身之外別無長物惟有數千卷書欲以傳之
後人公之斯世而環顧吾黨尙難其託只爲此事無
可處置未免耿耿足下此意實得吾心俟大痊後可

細商之程子所謂將此身放天地間公共看吾人做事豈爲一己哉義理當爲者爲之此心便安耳諒足下亦知此意矣夜枕不寐爲足下草此幸深察之

與黃小魯觀察書

嗣東湖北漢陽人 乙酉

省中侍教獲益良多竊見大人此時巡察東關卽率諸生講求實學且以朱許年譜示之標的以端祈嚮於俗學橫流之日爲南車之指卽朱子所謂開聖學門庭作將來種子諸生果不負斯意卽異日成就可知卽大人異日當事任又可知靜坐之說如語類所記告郭德元半日靜坐云云陸稼書先生已辨之言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靜不如言敬朱子屢言語類亦多有此意後之大儒或有靜坐得力者雖其人卓絕今古而學術究屬微偏麟謂取善宜廣造德貴純旣得朱許之學其他書讀之亦自有把握矣如何如何昨歲又重刻孟子要略一本并附呈雖亦無關舉業然讀之亦自令人別開眼界而聖賢垂教救世之意尤爲深切於此可見肅此敬維統鑒不宣

答袁敬孫司馬書

遂吳縣人

適接惠翰并書四函忻感之至問送書人已先去不知果係何號何人開緘展讀雖欲奉復而無由章程

及書目亦未檢到及六月末遜卿來清麓乃知一切并悉尊兄明通該博學有淵源其所刊刻諸書皆有益於世道人心扶翼正學曷勝欽佩方今時事多艱亟需人才而真人才必本於真學術未有學術不正而能有真人才者也使正書遍布海內人性皆善自有讀而興起者矣又聞訥齋王君爲之襄理堂事更得有學品者數人相助不惟學子日有起色而一時正士志同道合朝夕切劘尊兄益相倡明道德經濟必有如古之通儒碩彥出於其中天下之人聞風向慕其於學術所關豈細故哉當亦尊兄之心也近刻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墨

傳習堂藏書

何書聞遜卿云已刻朱文端公年譜此正欲爭先快靚者書目章程遜卿所帶途中已失有便仍望惠寄爲感至於總序非麟所敢承也

答扈仲榮書

承詢或問小註一書昔年曾見之的屬僞託不但諸序可疑而已潛菴之學在國初稼書而外最爲篤實其染陽明處自不可掩至老年所見深純雖受學容城亦可謂青出於藍吾輩但取其長以爲己益不可以此而遂輕之也稼書編集亦不必深論雜著居首昌黎集亦然詩固無幾似亦先生所不欲存者故

見之外集昌黎表狀在末數卷况稼書奏議本不多耶諸策說理確實自是大儒之文明道集中五策置後豈必首卷哉尺牘古人文集亦多有之范文正司馬温公諸集均皆收入編集自有體裁然有不能備體者亦難以類分也足下別爲改編自己鈔錄以便觀覽或無不可如所議云云似無庸也易傳及疑義自所不免然其閒義理無所不有但先其切己者細熟玩之受益自多麟於此書全少工夫近爲諸生每日說一卦只依本義兼看爻徵稍見聖人無非欲人存理遏欲爲寡過之書而寡過之實亦只恐懼修省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爻五

要

傳經堂藏書

盡之下繫所謂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蓋明言之矣今日讀易似當反上身來時時提掇此心有箇乾乾夕惕意思無論占筮與不占筮或與易道不甚相違也如何如何別紙又錄朱子謂曾擇之一段見規足見相愛之意麟舊讀此亦甚警發且正說著麟病麟於教人失之寬緩實是自做工夫不力無作人手段所以生徒無甚成就未免誤卻好氣質甚可愧也但亦見朋友及諸生來此者實做工夫正不多人往往只是泛然相與見面不曾發問一二緊要處若一無所疑者就有可說卻藏他腹

如何猜得啞謎無箇感觸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此事須是自肯卻好商量果能切實向裏理會麟雖無知亦願與朋友議論也不惜吐心吐膽或有醒切彼此受益方是不枉一場也此不知是麟積誠未至無以感孚得人抑或窺麟無得而不屑痛論耶是以多致悠悠要之皆麟之過自今當力守此說不欲放過而未知能收拾一二否也

東楊溫如

損齋語錄一卷不暇細簽所記多切實警發之意雖成語亦是從體貼過來有感而錄不泛然也若欲刊清龍文集卷十
書各五
聖
傳經堂藏書

答黃小魯觀警書

丙戌

讀來諭知近屏一切於四子書及程朱諸儒遺書熟讀精思仰見立志之高用心之專欽佩欽佩今之宦場知講學者固不乏人如大人直前承當無所顧忌實不多見春明學舍不知係明代何人得大人今日別闢精舍更有一番發揮登高提唱應者必眾士子得聞此學將來造就必有可觀條約之立亟欲聞之

也大抵舉業一途勢所難去然各處書院教之不啻
詳矣精舍卽不開此一門亦非缺典明胡敬齋主講
白鹿洞今上海初立龍門書院皆無時文之課而一
以講明正學爲事如萬不得已而不欲或廢但使知
其爲趨時之末伎而非爲己之實功本末緩急輕重
取舍正當有辨所望大啓聖學門庭作後來種子必
求精純正大勿爲包羅和會庶幾關學一脈賴大人
而復續又不獨秦士幸也狂瞽之言不知有當否叔
眉叔平皆京朝講學名儒麟頃聞之不謂草野姓名
亦塵於大君子之耳也慚慙何如亦惟有勉力桑榆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期無負相知之意而已

答王遜卿書

頃接手書以近多客未卽裁答幸諒新藩蒞任伊始
鄉閒傳聞已有風動之意廉儉之行人或詫異而不
知 國朝如陸平湖之清如春酒湯睢州之豆腐湯
至今且播爲美談惟近日人心風俗最爲積重難返
然行之以漸持之以久而貫之以誠未必終不可返
只患無人耳尤要在擇好人落落然分布州縣

勤見屬員

察其志趣聽其議論久自可知其人

鼓舞而作興之昔人所謂變民風

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不可不著意也鈔

寄致各屬語皆赤心片片造福三秦翹首可俟也足下與張君德瑞旣入蓮幕幸甚朱子南康漳州之政大賢所爲固自不同然亦是左右賓客生徒皆以道義講切故能廣詢博訪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正不啻明目達聰之效也足下與張君以爲然否昨函云藩憲問去三原路程若有意來此萬冀畱止恐駭耳目反使鄙迹不安也麟雖慕見之殷然使大人新政所至州縣各得愛民如子之官則受賜多矣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此意望以時啓告方不枉相聚也

答黃小魯觀警書

丁亥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兜

傳經堂藏書

昨承問觀禮服色云云頃菊圃方伯來弔允臣先生之喪素未謀面亦第聞其賢德輒能降屈威重辱禮歿後古人高誼眞不可及大人午後若來當有折衷知愛之厚敢以奉聞又蒙臬憲招飲竊思初九日丁祭大典諸憲想宜致齋卽以此意商之或作罷論如何

與黃小魯觀警書

前在省垣禮際之勤實切銘感聚談數日受益良多竊記前日論稼書謂明社之墟歸咎於王氏未免太甚明末盡節諸臣及國初遺老亦多王氏之學此

言誠是然盡節遺老之數公者是其人天資本高不盡囿於王氏之學非心齋龍溪諸人可比非王氏之學真有益於數公也使其磨礪精細一以程朱爲歸則其所就又當如何至王氏之學有以亡明雖推其極而言然亦有來歷觀孟子論楊墨無父無君一段至於率獸食人所以欲正人心息邪距誅以至能言距楊墨者卽以聖人之徒許之聖賢之心憂天下來世其至矣稼書之意恐亦如此又以朱子大學序中自是以來以至壞亂之極論之聖學不明宜亦有心世道者之所甚懼也吾輩爲學又可不自警乎至不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合五

辛

傳得聖世正字藏書

存門戶之見固可見聖道之大然聖人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孟子且并其功而卑之又於夷惠稱爲百世之師而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可謂極其分別言各有當夫豈一端取人宜寬論學宜嚴不寬則古今無完人不嚴則學術詒誤爲害不淺僭思及此不知以爲何如

答黃小魯觀察書

辱承賜書敬悉壹是惟麟庸虛粗淺前日講書之命辭之不獲祇以鄙見欲就正於大賢君子之前不敢有隱初意擬記一時之語或得共相磨切亦會文輔

仁之資而歸來一番人事愬愬未暇以爲又竊自愧
學無實得未能有所發明亦何益於學者而遽可比
於朱子玉山陸子鹿洞講義之云以傳示後來乎不
敢也不敢也但思小學大學千古爲學真路途真血
脈先賢儒言之至明至詳若依此實做工夫必不至
有差而西銘一篇又關學之樞要學者無此志向規
模雖讀小學大學亦只成俗儒蓋西銘便包得小學
大學在內小學之明倫敬身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
卽西銘後半截工夫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何莫
非夫明明德中事何莫非倫與家國天下事身也者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聖傳經堂藏書

親之枝也不能敬身是傷其親欲明明德於天下亦
豈有外於西銘仁孝之理哉此處認得透徹便是格
致知止實際果能信之篤守之固熟讀精思虛心切
己卽此可爲一生根本而餘書自不能己且易爲力
亦有資深逢源之樂矣又何必多說爲哉況麟素拙
文辭苟非明暢反滋惑誤抑是三書皆有朱子之說
有意此學亦惟力尊朱子而已幸惟諒警至坵祀鄉
賢竊據關學編最著而有功者若干人具別紙未知
當否願更有以酌之

宋 橫渠張先生 和叔呂先生 與叔呂先生

元 元甫楊先生 維斗蕭先生、寬甫同先生

明 涇野呂先生 谿田馬先生 仲好馮先生

清 復齋王先生 二曲李先生 豐川王先生

西峰孫先生 蘿谷張先生 桐閣李先生

答黃小魯觀警書

辱書敬悉壹是麟學無實得即偶有窺測亦不過敷衍先儒成說終覺身體力行工夫隱微之地總難自信來示過蒙獎借赧愧殊深小學一書許魯齋先生一生敬如神明得力所在今大人潛心篤志亦以是書為入門下手洞然無疑路途正脈理真即此可見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至 傳經先生藏書

識見之高持守之力由是益溯孔孟程朱之淵源四書六經同條共貫異說紛紛自有定衡則其所造豈可得而量哉佩服佩服書院坵祀以名義論之自應專祠餘如來示十四人均無可議惟宏山塘南此間無明史可查據遜卿擬贊想與敬菴雖皆係姚江一派而誠 嚴毅自是實學實行亦足為後學師法遜卿書來尚多可酌已答書論之其所取胡翼之方希古二先生人皆甚著恐不可遺又查 國朝朱文端公亦宜增入節鈔先正事略一紙遜卿當呈閱可否俟裁方伯積倉之議關係甚重古人良法豈可因噎

廢食此由官積惟定一有糶無借之例平時自無擾
累倉卒有用所濟必多略陳鄙見不知方伯以爲何
如也

答黃小魯觀警書

承問麟曰疾勛以靜養感甚感甚至謂聖賢言語句
句實在可靠且行之實在於人有益自非真做工夫
未易言之如此親切有味然大人猶以學道太晚未
能身體力行痛自刻責則其幽獨之地必有日進而
不已者世病講學其來已久要之亦在人耳但問所
學之正與不正所講之真與不真論語開口言學有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書

傳經堂藏書

朋友卽不能不講終之以人不知而不愠講學固自
性分中事病者自不知耳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以爲
學不必講不在講無此憂故也程朱當日講學直是
壁立千仞禍患且有不避況非笑乎 國朝如稼書
潛菴安溪儀封諸公當時何等榮重今日誰不仰慕
亦何嘗諱講學惟闇然爲己君子之心同志者少不
可強聒非盡避名避忌爲也以此知大人所謂他非
所恤眞卓識卓力欽佩之至

與馬養之書

昨去後更同信甫仲榮商酌小垣升祔小垣主之旣

未盡合禮經但今只可就事論事雖禮有久未葬者期大功既葬除服之說然終屬降服於心終恐未安喪服之變未可太遽似宜仍以喪服耐尙爲近情卽吉冠亦不可望與小垣再細詳之勿執成見也朱子論陸子靜卒哭徹几筵一篇可以例此暇當查閱

答張愚生書

宗厚不能專意從師家中無人亦不能不應務此子漸長氣質尙可造數日就師聽講只自領得意趣當會用心亦須嘗教以聖賢爲人存心路頭分別得是非善惡腳根不差將來便有可望也宗健幾歲當入

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五

書

傳經堂藏書

學署事不多一日在家尙能教之讀書足下志行絕異流俗公事之暇仍當作小工夫讀書看書立一定程本書數種之外經濟書如大學衍義及補文獻通考之類亦不可不畱心尤以程朱大儒及陸忠宣范文正國朝湯文正陸清獻集中政事嘗寓目焉一日事至當前人已閒皆有可措手處聖賢學問貴有實用者以此足下以爲如何

又

前在省中獲見岑林二君甚有意乎爲人林敦謹岑英挺而盛之兄又辱典肆一談極畱心天下事必有

用之才也仕宦場中遲速亦有定時暇日更得探討古人之書以堅其志而老其才未爲不幸他一切何足計哉義理無窮吾人亦惟時對聖賢書冊涵養此心庶臨事方有把握不至俛俛學須實見麟近益覺無得平日工夫卒靠不得甚可懼也切望賢於應務之暇不廢觀書切己體察日進月益當自有得力處不爲時輩而已也如何如何

又

前遠來病目未獲講論愧然聞賢談議具見近功甚幸甚慰不用洋物其志誠可佳但不過狷介者之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所爲其大者尤在端本以勝之正學術明教化非可斷斷於此而已也亦有不能盡去者此其間亦視乎義之輕重可否耳願賢益擴其識量如何

答謝季誠書

閏月初十接來示閱之不勝驚悼令三兄之變何忽至此自足下去省次日僕卽到山聞召足下云云意令三兄尙未五十偶爾有病或思足下欲一見自宜急歸省視不意竟無一面倏然長往足下平日友愛篤摯手足之情何以自堪素知令三兄勤理家務諸所依賴一旦事事都惟令二兄及足下是問而足下

尤不當有所推卸此自子弟之職恐足下未能分身
但令昆仲膝前均尚無子益可憫惻鈇姪二十六日
始從省歸此子全不用心讀書學人有負年來教誨
且有汲汲作文考試之意與僕私心大相刺謬足下
既不能來鈇亦未得遠出且令專溫舊書每日隨眾
聽講俟明春足下家能安頓或用修溫如誰能到此
便令從學僕意亦無固必渠果書理稍明略識善惡
卽從渠欲後來或一意讀書觀其志趣凡下終未肯
歸依拙學門祚衰薄亦自愧爲學不力先薰染不得
自家人也可嘆可嘆此復望足下抑情節哀勿過悲
戚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經堂藏書

與前邑侯焦雨田書

拜別兩載有餘時切懷仰所幸貴邑墾地之人絡繹
而來得以屢詢興居稍慰渴思咸云躬親負土以築
先塋純孝之誠感慕曷已昨聞已晉省稟到幸幸循
良舊譽上游久知不久當有調委况數年廬墓讀書
更有一番深詣將來措之政事益臻遠大亟思親瞻
慈顏而天寒冰凍出門未易容圖專晤尙祈原宥

答韓惺臣書

院中善後事已有擬者欲請諸君會議而尙未能合

併得人爲難誠如足下所云此亦吾黨公事卽希酌計數條明春西來公定之耳讀朱子五書甚慰甚慰聖學之要無以逾此願終身矢之而已嘉會才氣可愛可畏常作論解以發揚志識亦是一法惟日夕更與講討性理體貼身心學益明而德亦純矣

與郭治堂書

道襄長安人

前承遠來適以病目未能多講有負厚意愧足下近學想益精進然聞頗以剛直自勵此誠可佳異但剛直自有用時論語好直好剛而不好學則有絞狂之蔽申棖之慾而非剛質直又當好義察言觀色慮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經堂藏書

以下人孟子巖巖氣象而生平學問則歸於知言養氣養氣之要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此皆不可不察朱子曰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願賢益加力於學則將來剛直之氣正不可少且爲吾道生色勉之而已此某所厚望也

答劉子登監院書

繼寵朝邑人

昨者辱臨山齋未得久談歎甚且麟鄙陋遽蒙先施又自愧也辭受取與士君子所當自謹貴宗素無一面輒以佳視見惠受之無名卽時屢辭而雅意不聽

其卻然私心已擬還璧也所屬云云實麟所不能爲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有人與吾千里馬
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
用也古人克己之嚴如此事無大小其義一也麟雖
不肖亦嘗聞教於君子矣物雖微可使終不安於吾
心哉況仕途進退升降自有義命呂舜從守官不肯
求知嘗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貴同宗末僚勤勞久著必不終屈正無事擾擾爲也
謹奉昨視轉祈歸內爲幸

復柏子俊書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傅經堂藏書

移帳關中教思益廣少墟先生講學舊地卽以少墟
之學倡率多士上溯橫渠俾關學再振正在今日固
吾兄素志也已聞以少墟善利圖士戒勒石壁間士
子必有一番興起如有摹榻幸惠數副爲感茲承辱
書槐卿觀簪又欲刊布關學編甚感舉也猥以體例
相商淺陋何知敢布愚見明者擇焉此書少墟原編
以後有豐川重編有桐閣續編豐川本別出義例不
妨專行惟桐閣本其間有少墟以前四人今亦不必
參入原編於少墟以後或補或續統名續編時代自
能查考今擬續列數人附入仍依世次至四知先生

已見王本不必重出餘入此編者亦不妨各見也新增諸人遜卿當面詳之所愧不文不足以發揚賢哲仍請尊兄爲傳而麟與商權可也若必欲麟爲之俟擬稿呈正此公共事且傳示後世自當斟酌盡善吾輩斷不宜存客氣也但恐尙有遺漏更祈搜訪如何如何

答王遜卿書

接來書仁齋答問原係答某人疑冊卽作某某記錄亦無不可若只作某人疑冊卻不見答者意思遺書外書例雖仿言者之意亦有全是言者之語不加一

清麓文集

卷十

書文五

五

唐府經堂藏書

字者似亦無礙也蓋是當時答於各冊之上某人記而錄其語後人爲之輯存亦何不可小學淺解亦是他人無此工夫故不能真知耳另刻一書則可自宜專行若如黃觀警所云刻於儀封集解每章之末反覺夾雜礙人眼目寧可遲出以存其真不可急出反失其意目下或不問此可也至於儀封序中以內篇爲四綱此自不是三綱九目之說鐵板不易卽如敬身心術內敬義立綱麟信此甚篤每見注者多不知此卽此可知其工夫深淺當時魯齋不會說畱以待仁齋也魯齋父子條盡愛敬而不敢自專仁齋便深

信之所以解小學卽用其意此老眼力自是不錯他人無他識力如何便要他知到此地稽古便是前二篇之傳外篇又傳中之傳也此處本自分明二月閒又得一女正如昔人所謂雌風吹不清也付之一笑家兄及諸人多以外乳爲言然僕竊以爲尙非安命也目前亦無妄者俟後圖之

又

郭治堂來俱悉一切信好錄補錄各篇已記一紙并王白田一書鈔去河洲壽序意致亦佳屬著數語竟不能得信好錄各卷說略有暇當爲之亦素有此志

清麓文集

卷十

書各五

五

傳傳經堂主藏書

恐未能透切耳所批治堂問冊語已盡曲折不愧朋友之義治堂資質頗佳尙少下學工夫力學反身二語極爲著題此亦告之切實爲己專意做下學工夫莫管他人閒是非久之自有所見所居伊邇幸得與足下講磨不患不進德瑞有暇當亦能看書彼此互益周公後裔姬柄其父歿時尙未及年今已二十餘例應承襲五經博士其邑縣公及儒學均已辦文到司院昨家來人喚其進省驗看今年從學清麓其人尙樸實相見可知凡有不知儀節處幸告之

又

接來書公私交儲實濟時急務孔子論政足食爲先
再有酬知足民自任孟子使有菽粟如水火而委積
之法載在周官自漢以來講之益詳義廩社倉 國
朝蓋累行之則其所關爲甚重何嘗以爲小事然不
得人善政均成弊政有治人無治法自古歎之矣雖
然因噎廢食則又不可公儲之法仿朝邑十年一換
固爲變通之善然因地制宜亦有不能多得穀者且
亦未必如朝邑預籌公款也則仍莫如官爲籌本麥
穀雜糧自行買備置之城中限以定數亦許變通從
事俱責成地方官看管經理實力奉行以倉之成毀
爲官之殿最而不以一毫累民私儲則今各縣義倉
存之各鄉固本朱子社倉遺意聽民自便豈非善法
現行條例官僅稽查不得經手所以杜防累擾亦可
謂至矣然因不得經手反致稽查不力轉相藉口置
身事外官旣不能認真作主各鄉經理倉人豈復多
得公正紳耆而能認真哉弊竇紛出是以雖有良法
美意未得實惠而害且隨之論者遂謂倉儲之無益
欲一旦而盡去之何其甚也古人成規具在均有可
取斟酌盡善與時宜之亦在人耳惟宜嚴飭有司耐
煩經理仍禁累擾凡關倉儲力爲整頓盡心竭力卽

以此爲地方第一要務亦在上憲激揚鼓舞予奪升降率準諸此而各鄉司倉善者獎之不善者去之有弊則懲治追賠未有官不認真而能得認真司倉之人者也司倉之人亦在官爲選擇禮貌督率之耳不然亦安得在在如朱子劉如愚其人而後久遠無弊哉來書謂休養民力須實從培養人才做起可謂不易之言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今之人才難與論及真是如此然亦隨事隨人提醒振作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平天下傳以同好惡爲先而同好惡以用人爲大爲治全在用人倉儲尤要推惠倉事目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經堂藏書

四本謾往行之十餘年尚不至壞然亦漸有掣肘果得官常扶持保護偶有一二抗延立予懲追則誠一做百人心頓易庶無效尤固一方無窮之利也淺解依原書卷訂之爲妥似不必以第二卷分上下也稽古外篇亦宜依卷刻正文前三卷節旨似宜附本解後另行或低一字或隔圈接寫餘每章提綱亦似宜低一字作大字刻每章後另行熊勿軒有小學標題亦恐似此例也所謂不畫一處稽古外篇多未見亦不妨當時此書只是隨讀隨記本不爲著書此意序中當說明可耳魯齋書院增祀諸賢不知果當否各

贊卻多穩切呈小魯先生觀否所增名宦諸人亦得有贊幸有暇爲之名宦更有人否更與小魯先生討論方伯公私交儲此議用意最深望早成之歲事甚好圖置於豐此其時矣秦人之福也

答張公和明府書

昨歲五月閒遜卿歸承惠函無便未卽奉復歉歉邢臺政績遜卿尙能詳道足見賢者所爲迥異尋常俗吏然又仕優則學不肯自足欲得拙書敬齋箴各語益加警厲其所存又有異者深惟尊兄恪守朱學語類文集讀之既精且熟經畫言論必有素契體行之清麓文集

卷十

書卷十五

奎

傳經社堂藏書

久自格致誠正修齊以至見之事爲設施之際益將有主不擾而措之裕如矣昨遜卿來信得知近獲卓異將膺遷擢此固意中事望益懋大猷是祝麟老學日荒而此念未卽殄滅聞直省新刻吳竹如年譜託人保定代購竟未能得不知板在何處津河廣仁堂亦刊 國朝名臣言行錄十六卷爭先快靚宦途津致尙易如能代購覓便代致當不誤也至囑

答王遜卿書

接手示均悉羅山西銘圖已得之自不必寄魯齋書院附祀名宦數人小魯先生所擇似已妥然司馬溫

公程明道皆嘗宦秦斷不可遺恐偶然忘之耳見時
幸告之此舉只以發明學術爲斷不然名宦豈止此
哉豐川關學編起自伏羲以至文周可謂溯源有自
然當日少墟豈不慮及蓋諸聖已見各經不煩遠引
首編橫渠誠以孔孟之後千有餘年聖學不傳橫渠
崛起關中與周程同時紹述絕學有再造之功標立
一宗所以興起後學使人人皆可抗心希古學必如
聖人而後已後來關學之盛未必不始於此若必上
援伏羲以下則吾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普天
廟祀獨崇宣聖不更及於堯舜文武何也此可以知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齋

傳經堂藏書

其故矣至謂失之濫嫌於隘是兩說者不知指何本
馮本耶王本耶亦不知載何人爲濫遺何人爲隘又
不知爲是說者果係何人恐不免耳食之見未足深
論也就吾所知者桐閣補續外如劉伯容張蘿谷或搜
各書卽求子史復齋足下有又舊擬王司寇遜功閣
俊爲之傳王本已有之楊損齋清苦嚴毅亦有志於關學者或
且以其近而忽之此事正不可稍濫若欲兼收並蓄
是如陸稼書謂范彪西之理學備考用名臣言行錄
例而不用伊洛淵源錄例夫取善宜廣論學宜嚴論
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亦窮理格物之一端孔子於

列國名卿大夫及荷蕢丈人輩多有微詞豈好議論人哉亦所以明斯道也孟子願學孔子夷惠不由夷惠之風固足以興起百世矣而何以又曰道不同耶道之所在不可有一毫之偏則學之所在亦不可有一毫之偏湯潛菴有言爲學於舉世不知爲學之日學之事獨存其眞爲學於舉世講學之日學之途或慮其雜今舉世不必皆講學而或欲竊講學之名竊恐誤認學字亦並誤認講字愈講愈雜愈學愈不眞矣此人心世道之憂也此話今亦無說處矣足下以爲何如近又思不分門戶之說在當時講程朱之學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通考經心堂藏書

者以爲但當恪守程朱不可分門別戶今之講陸王漢學者反其說而用之以爲不分門戶是欲混而一之是又開一不分門戶之門戶也要知門戶本自不同正門大戶自是正門大戶旁門小戶自是旁門小戶今一切不論而但曰不分門戶則是由正門大戶入也可由旁門小戶入也可豈可哉且此說多是講陸王漢學之人而講程朱者又無此說是猶異端好說與吾儒同而吾儒卻絕不說與異端同也昔有友與吾論程朱陸王謂程朱由大門入陸王則不必由大門入直從簷際下同一至堂可矣又何論其所入

耶余曰謂陸王由旁門入則可謂從簷際下則人且疑其爲盜矣聞者笑之是又欲右陸王而反卑之也故吾嘗謂今之尊陸王者不但不知程朱亦並不知陸王正爲此也竊意今日爲學斷當專趨程朱門戶是程朱門戶自是孔孟門戶不是程朱門戶必不是孔孟門戶大著眼光牢著腳跟決不可爲似是而非之說所惑止有直截一法熟讀小學近思四子書而深體之則一切不能動矣

與王遜卿書

潘善信昨來所擬續入關學編四先生傳適成卽令清麓文集卷十
書答五
送足下并呈子俊先生同酌如有不妥卽希改正此傳遠事未可草草幸勿客氣且四先生事實亦未能全見此亦略見梗概而已正賴大家討訂也

又

魯齋書院坵祀名宦諸賢各贊亦皆得之惟旣爲書院坵祀須於學術有所發明方非泛及小魯先生昨開一紙又無胡翼之方希古均可爲後學師法似不當遺書院之祀本因尊仰則效之意若學術素不著聞則亦不必列入至謂朱子不必坵祀有以卑援尊之嫌不知書院仍以至聖先師爲主坵之者坵於先

師耳何嫌之有名宦之說亦爲別於鄉賢云爾其中大小淺深亦不能一致學行可取均當師法亦不必止以能設書院者爲切題也廣川霞仙雖各有專祠而書院祀之又是一意專祠或諸生未必均得與祭不立名宦之目此議亦好又似難於取名且足下所取止及七公不知其意果云何也以學與人可師而祀之己心有嚮慕之誠卽屬可祀今 聖廟從祀諸賢儒亦人人可得而祀豈得謂祭非其鬼朱子滄洲精舍祀周程張邵司馬六先生後又祀延平以視祀者之意如何耳但爲後學定趨向不可不慎有全取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奎

傳經堂藏書

者有節取者不但知人論世所當知亦立志用功有專主矣宏山塘南未見源委不敢妄論明史均當有傳小魯先生考之已詳坻祀似亦無疑 國朝朱文端公督學關中節鈔先正事略一段幸觀之明王虎谷雲鳳亦督學呂涇野亟稱之可搜查後查明史似附劉瑾者以現開諸人例之亦不可不補魯齋先生以書院名義專立一祠爲妥關中書院少墟祠聞有橫渠牌要之書院特立子此爲援尊最不可宜正之聖賢諸主似乎稍贅然亦自有深意事以義起自不爲過足下更酌之此復

答王遜卿書

蒲城事此閒不聞方伯旣以知己相視有所知而不告非忠也盡此心而已但不當告者亦不可告此自有義存焉亦全交之道也素位而行卽是實學況又有讀書時乎此心坦然有何顧慮來書謂人已兩無裨益亦卽於此自勉而已現值種麥禁烟事又寂然似宜急委認真委員或嚴飭地方遍歷阡陌勒令鄉保具結痛懲一二以警眾人天下事最怕初時太急後又放冷所以終無功而或反滋之惑也不知能啓告否未種之先不禁終無禁日矣聞各處民心皆以爲實禁自不敢種矣機會不可失也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亥

傳經堂藏書

與王遜卿書

茲有夏縣柴應魁聚五其人舊居清麓亦有志正學與孫應文相識久此來欲刻仁齋仁甫文集意極可嘉亦可謂兩先生曠世知己並問字數大略若干早作料理足下可細商之嗣說一冊並來足下處事之變大宗自不可絕且守初議況古人亦有一說如羅虞臣云云是也正不必介介於心如伊川奪宗論理似不甚合而伊川爲之必有深意後人亦難以此執議也諸說第論常理耳如何如何嗣說中羅虞臣一段五禮通考立後一門大意發明常變甚多而不載

此說虞臣亦不知何時人潛邱劄記有之而袁子才隨園隨筆引之惟獨子不得爲人後係乾隆中新例通考載此說足下處事之變亦且如此更多考之典禮所謂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如何如何

答張翊文司馬書

宏運興國州人

麟衰朽則無他好惟聞天下賢人君子恨不得見而常欲一睹著述爲快貴鄉萬清軒先生久切仰慕閣下所居伊邇刊成之書當不難得有便祈代購爲幸

答任伯珍書

前辱山中適以目疾未得暢論憾憾冬月閒舊病復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經堂藏書

發又半月日復得眩暈輒以爲撓來書蒙關念之切甚感所云平肝清心滋腎三者自是正治寒涼藥已早戒之矣惺臣以專守程朱未免爲陋尊孔鄭班馬而輕濂洛關閩不意所見之左以至於此只此便見不深知程朱耳此意亦難驟破至謂近來朋友多不肯講論以求至是好諛惡直自是不肯實做工夫故如此此所以一向含糊掩蓋然在己者斷當深矯其病盡忠告善道之誠而已如吾伯珍聰明才氣行輩中真不易有守之旣定信之旣篤深以他人爲戒務潛玩而實體之驗之於日用之間亦區區所厚望者

幸益勉之

答李菊圃方伯書

麟秋冬以來兩次病目至今尚未脫然又加眩暈時復發作九月初承賜書並新刻小學未卽肅復愧悚之至仁齋小學淺解亦聞開雕至屬作序麟謏陋均未敢承然亦有不能已於言者僭擬數語並求是正示諭朔望講大學小學頗覺厭心切理仰見大人體玩之深自是實境又云學問之道必須門徑不差方可問其功力之淺深真是真是如此方是真實做功夫人自不敢含胡籠侷近來學術不明都是大話嚇

清麓文集

卷十

書文五

三

傳經堂藏書

人腳躡兩家船其實下梢亦自信不得也爲學大指一書雖本胡敬齋意節得差覺簡要真有益於學者亟望付梓近思錄尤爲學者所當亟讀陳北溪有言欲起學者於俗學橫流之中若不先讀近思錄則準的不立而邪正之分不明聖門將何從而入而千載不傳之秘旨又將若何而窺測之則此書亦不能不更有借於大力也江本北方甚少大人屏藩吾秦一切善政自當次第舉行而惟此一事尤爲遠大之規發明正學將來成就一二真正人物則所以報朝廷者豈渺小哉烟苗之禁今年甚覺減少盡誠爲之

實效可睹惜此意直知者之仍難也德瑞之變可悼
可悼况誼屬師生尤難爲情母老兒孤想厚德必念
及身後也專此謹復

答黃小魯觀警書

九月初辱蒙賜書並小學二部適患日疾未卽奉答
愧悚愧悚任生來省惠寄宋元學案及國朝學案
二書未示價直殊叨過愛感謝之至秋閒省中一番
風波已略聞之今來書云調查南關稽巡較易兼得
併力讀書心平氣和仰見大賢處疑謗之際守義安
命略無幾微芥蒂非涵養深醇未易至此世途險薄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五

傳行經堂藏書

陽氣衰微纔欲理會古人爲己之學他人視之便生
詫異以爲多事只要立腳是當區區利害得喪豈足
以動吾心哉中庸素位章正己而不求於人此最有
味知己體之熟矣然道理無窮工夫何己以君子自
反之義論之正當修省進步任事貴勇而審時宜精
信己雖深而察人要密更願益擴識量益堅骨力昔
張南軒嘗箴朱子謂人心易偏氣習難化君子多因
好事上乘快偏了若曰偏則均爲偏耳呂東萊亦戒
朱子宜回擒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斂藏之功朱子大
賢也猶賴友朋警誨之益麟於張呂萬萬無能爲役

而大人則祈嚮朱子久致力於主敬窮理下懷慕用
之切竊欲大人更造於純粹至善之地亦吾學之幸
也素蒙相知道義切劘不敢後於他人抑恃大人虛
己好善之誠不以狂僭而罪之也陸稼書先生著述
北方見者甚少昨聞楊石泉制軍有刻清獻公年譜
不知何人本再浙江書局已刻 國朝沈端恪公近
思訂輯陸子全書去歲託人在保定書局購買而書
局已撤竟不可得不知大人能均得之否或轉借一
觀欲重刻之北方使學者知先正純學庶不迷於趨
向也無厭之請更望原恕

清麓文集

卷十

書答五

三

傅經堂藏書

